

焦點二

繪本《蝴蝶朵朵》的作者與繪者專訪

1. 《蝴蝶朵朵》作者專訪——幸佳慧的兒童人權之路

■ 謹淑婷 自由文字工作者

「兒童性侵害為什麼特別容易被忽略？就是大人欺負小孩啊！這件事沒什麼好講的！」《蝴蝶朵朵》作者幸佳慧說這句話時，真的是被層出不窮的兒童性侵案氣到火冒三丈了。被讚譽為兒童人權推動者、兒童文學界的俠女的她，十年來忙著見義勇為、四處放火，敲著鍵盤為兒童寫下白色恐怖的故事、三鶯部落原住民的無奈、無國籍移工兒童的處境……這次，她決定把手上的火把照向臺灣社會長期漠視的性侵害問題。

幸佳慧本來不想寫的，她一直告訴自己「那不關我的事」，不是她不在意、不心痛、不在乎，而是擔心自己對於議題理解不夠深入，她如何能可以寫出一個故事是可以讓人安慰又談到議題重點？「我不是專業人士，一定有比我厲害的人可以來寫，也該是他們來寫。」可是她每天從媒體上看到一則又一則兒童侵害新聞，她心碎的說：「每一個案子都好慘，狀況都不一樣，有個人受害、有姐妹受害、有連續犯案，我每天處在不想看可是又忍不住點進新聞連結的自殘狀態。」

她疑惑，臺灣在關於醫療、教育兒童保護的各方面都做得很好，但對於兒童受到侵害卻無法有效遏止，社會關注程度也低，她想在自己討論兒童人權的書裡多寫一點，卻發現自己找不到一本本土出版談論兒童性侵害的繪本，稍有相關的兒童圖書，都以教導式內容為主，提醒孩子如何保護自己，幸佳慧搖搖頭說：「我覺得這樣不對。我要收回以前那句話，我要自己來寫這個題目。」

「我來寫」這三個字一從心頭冒出來，她就停不下來。那個下午，幸佳慧開始寫下《蝴蝶朵朵》，天黑了，老公下班回到家，她剛好寫完，急急去煮飯，再回到電腦前，已經讀完故事



作者幸佳慧與繪圖者陳潔皓、徐思寧，圖片由字畝文化出版社提供。

的老公問：「你要找誰畫插畫呢？」幸佳慧嚇了一跳，她還沒想到出版的細節呢！但她腦海裡立刻浮現陳潔皓，一名曾出版《不再沉默》自揭三歲時被奶媽一家性侵害的沈痛故事的插畫家，而他的妻子徐思寧一路陪伴，誰比他們兩人更適合呢？

備妥了文字與插圖，幸佳慧開始找出版社，雖然一度被質疑以故事形式處理兒童性侵害議題是否合適，但行事謹慎的她請教了教授、心理師、社工，獲得的回覆都是支持與鼓勵，最後尋覓到字畝出版答應出書，她與出版社要求，自己要親自編輯隨書的應用指導手冊。「這本書帶回家後，該怎麼用才對？成人一定要先讀手冊，然後設想自己與孩子的關係如何？以孩子的年齡，該如何引導孩子？有沒有可能他已經發生了這種事但沒有說出來？不要讓自己一時的錯誤反應阻擋了孩子想求援的心。」幸佳慧再次強調，這是一本一定要先做功課才能親子共讀的繪本。

細心備妥了一切，幸佳慧沒料到，最後是自己的健康出了問題。她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去年底她匆匆回臺就醫，今年四月病情又起變化，她決定立刻和出版社聯繫，不能再拖延出版時間了。

四月出版至今，幸佳慧收到滿滿的回饋，雖然無法舉辦直接面對讀者的分享會或讀書會，但各方傳來的網路訊息塞滿了她臉書訊息，「有認識的、也有不認識的人，傳訊息談起自己的經驗，有人說得含蓄，有人直接剖開傷口，自述童年被侵害的遭遇。各種職業都有，可能是職業婦女，可能是學校裡很棒的老師……。」她沒有回覆任何一則訊息，不是刻意不理不睬，而是太慎重以待，連隨便輕鬆的安慰都說不出口，「我還不知道該怎麼回，我要先問過專家，

特別企劃 1

傷痕結痂與心理療癒——繪本《蝴蝶朵朵》

這件事情要很謹慎，對他們、對我都好。」

「我不希望這本書只是書店裡的商品之一，我希望它是一場社會運動！」幸佳慧早就想好了，《蝴蝶朵朵》出版後，她要親自拜訪全國各縣市政府，設法讓這本書影響教育系統，她要負責培訓種子講師，讓更多人知道如何用繪本和孩子談性侵害問題。雖然這些計畫因為生病無法實現，但她沒有放棄，她還是努力牽線，鼓勵各地推動閱讀的團體快來當「先發球員」，趁她還有力氣交談、打字、在臉書寫幾篇短文時，把《蝴蝶朵朵》再往前推幾步，「沒辦法，因為我就沒時間了啊！」幸佳慧淺淺的笑容藏了說不出的煩惱。

一場大病讓她向來奔忙的生活按下暫停鍵，幸佳慧回望自己的人生，如果不是到英國進修兒童文學，接觸兒童權、兒童歧視等概念，她不會知道自己有那麼一大段時光都白白浪費了。

「我是家裡最乖、最模範的孩子，其他兄弟姊姊都被打過，就我沒被打過。可是我選擇當了記者，發現國外兒童文學百花齊放，對社會提出質問、給讀者開放性的思考、面向多元，有女權、有公民意識，為什麼臺灣的兒童叢書內容卻是千篇一律？」

幸佳慧出國讀書找答案，終於學到了何謂兒童人權、兒童歧視，「臺灣講種族歧視、性別歧視、宗教歧視，就是沒有兒童歧視，因為成人不敢承認，我們就是在歧視兒童！也因為不說，不會意識到這是社會現實，所以沒有改變與防範的意識，也沒辦法檢討兒童歧視問題。」正因如此，臺灣對於兒童權認識依舊淺薄，將孩子視為私人財產的父母大有人在，國家該賦予兒童的表意權、參與權等公民權利也被忽略。

「如果你跟孩子說，你有兒童權，這就『難教』了，孩子每天都來吵自己的權利，所以成人才不可能重視兒童權。」幸佳慧就是直到三十多歲都還不知道要吵鬧的孩子，「開始接觸這一切後，我覺得自己過去真是白活了，我被爸爸媽媽、教育體制、國家給耽誤了，原來有那麼多事我不懂，我的乖和聽話是服從與被逼迫。」

人在海外的幸佳慧，焦慮得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她想知道臺灣怎麼會變成這種國家？沮喪的她對於臺灣看似朝民主化發展，政府卻不時出現各種忽視人權的舉動感到心驚膽戰。她每天都問自己，到底愛不愛這個國家？她一心想保護臺灣，單靠自己一個人戰鬥有用嗎？這些問題成了她返臺後最大的考驗，社會結構有問題、教育制度有問題，都無法憑她一己之力有所改變，去哪裡才能找到更多夥伴合力奮鬥？

十年來，她奮力推動兒童閱讀，關注多元文化、性別平等、土地認同、兒童權益等議題，出版書籍為人權議題發聲。她確實看到有越來越多家長願意好好對待兒童，她也期待，這些被好好對待的孩子能夠長成更好的人，「至少不像我，覺得自己白活了，被爸媽養成一個不知道社會真相的愚蠢的人。為什麼國家要耽誤我去理解事情真相？讓我的生命往後延遲，我氣到想

去申請國賠啊！」

「臺灣還好嗎？」每次回到英國，了解她性格與理想的教授都會問她這個問題，其實幸佳慧也時常這樣問自己，她衷心期盼能以閱讀為橋樑，讓更多成人找到方法和孩子談社會議題、談人權，「別再以為孩子不知道、孩子聽不懂，你就是要趕快跟孩子講，告訴孩子成人也會犯錯，這個國家過去也做了很多錯誤的事，但我們要有勇氣去彌補。」。

就像《蝴蝶朵朵》裡的媽媽，勇敢又聰明，知道孩子受害後，即刻做出因應，「這雖然是因為繪本篇幅限制，才有的『聰明』效果，但也是要提醒成人，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了，你一定要勇敢，一定要陪伴孩子，一定要解決問題。臺灣有多少兒童遭受性侵害後，家庭成員不是伸出援手卻是助紂為孽，叫孩子不要聲張、不要亂說話？」

她更在意的是近年大張旗鼓反對、抹黑性平教育的反同團體，「他們的舉動已經傷害到那些潛在的受害者了，當性教育消失在課堂上，性侵害的數量只會增加不會減少。我寫這本書，就是要在性平教育的戰場上找到一條新的彎路，趕快進行正確的建設。」

繪本出版至今短短幾個月，已經有八刷的好成績，這自然讓幸佳慧感到興奮，代表有越來越多《蝴蝶朵朵》飛進了校園與家庭，有可能藉由家長教師說故事時，觸及到某個孩子心底的黑暗秘密，也可能有某個孩子捧著書閱讀時，知道某些事不該發生在自己身上。無論如何，她慶幸自己終究是跨出了這一步，突破了自己設下的「不該寫」界線，「如果這是我最後一本書的話，這就是留給臺灣最後一個作品……。」

幸佳慧終於不是當年那個乖孩子，現在的她還有好多話想和臺灣的孩子說，別那麼乖，不要太聽話，要知道自己是無比的珍貴！

2.《蝴蝶朵朵》繪者專訪——陳潔皓、徐思寧再現的兒童性侵圖像

(註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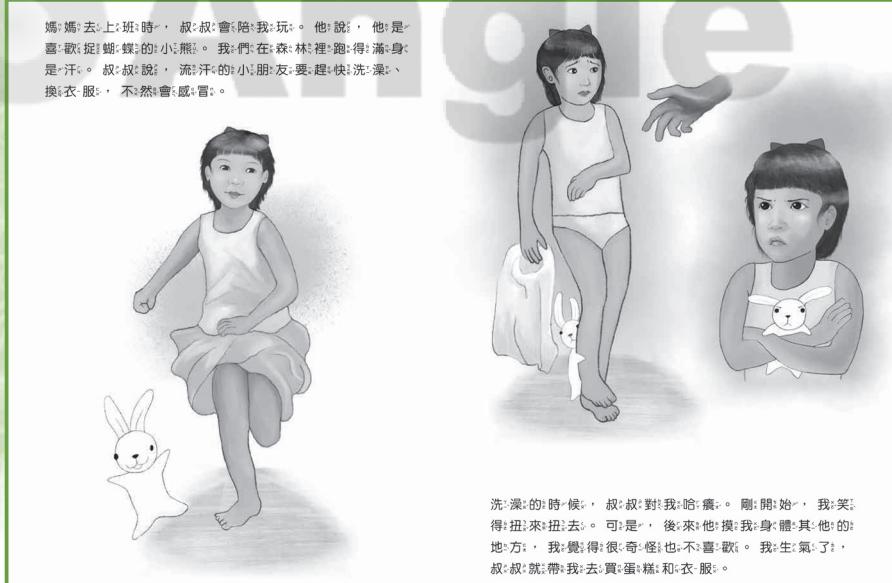
■ 洪文龍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「性別平等Easy Go」節目製作主持人

廣播節目談性侵，的確是個嚴肅而重要的議題，而以繪本形式來談兒童性侵，更顯示媒介的重要性。本文依據性別平等 Easy Go 節目專訪陳潔皓與徐思寧內容改寫，從繪圖創作過程來談兒童性侵。

「這是一本談論兒童性侵害的繪本，故事就是很平凡的家庭，母親與小女孩，當小女孩遇到性侵害的時候，如何去應對，以及療癒的過程，繪本故事有很多我們日常真實生活與衝突，

特別企劃 1

傷痕結痂與心理療癒——繪本《蝴蝶朵朵》



圖片由字畝文化出版社提供。

例如單親家庭、有新的家庭成員、如何面對家內性侵，以及支持與療傷……」

陳潔皓一開始點出這本繪本的主軸，單親家庭，而有新的家庭成員進來，就是媽媽認識的叔叔。他說，繪本設定很好，加害者沒有一定的面目，他可能是任何人，可能是爸爸或叔叔，或者是媽媽的男友，剛進入這個家庭；也可能是家族成員，也可能是一位女性。在圖像設定，就是讓讀者沒有看過他真正的面目，他也可能是在任何地方性侵她／他人。性侵加害者就是利用信任，作為侵害主要手段，唯有這樣的意識與認知，才能防止性侵發生。

繪本插畫具有輔助文字功能，甚至與文字同等重要。徐思寧補充說，在草稿設定就是市場叔叔沒有正面面對讀者，沒有清楚的面貌，只是他以什麼身分出現在朵朵的生活。在繪本剛好是媽媽的男友，但也可能是任何一個有關係者。他們收到幸老師文稿後，發現很多畫面都出現叔叔，他們問幸老師會不會想要畫清楚加害者的表情？但成人加害者會偽裝成不一樣的身分。

圖案也藏了很多細節，徐思寧說，故事一開始，朵朵在大自然盪鞦韆的時候，右邊有一隻狐狸。他們收到文稿的時候，幸老師希望畫面遠處有一個狐狸的意象。狐狸在兒童文學，是蠱惑多變，善於計謀的意象，但隨著繪本故事，變成小熊叔叔的角色出現，有計謀的人，是不會告訴你我是狐狸。性侵害是無法透過外表，或者是一個人的身分，來預測小孩為不會遇到這樣的危險，所以繪本的插畫上，我們要用什麼角度來討論性侵害的議題。在跟很有經驗的作者互動，是個很棒的創作過程，因為畫圖的同時，會有新的想法，有新的回應，也有新的啟發，很

多層次與細節深度。

關於文字要如何轉化為繪圖？尤其繪本特色之一就是跨頁的插圖？「我們都是幸佳慧老師長期的讀者，第一次看這個故事，就有很清楚的意象。有可愛的女孩，她有翅膀，自由自在純真。隨著故事發展，為她的遭遇感到悲哀。當你把繪本闔上時，你會有機會看到她，我想的就是主角形象的落差……」陳潔皓同時也表示，當她越純真可愛的時候，你會越感到悲傷，她失去的什麼？經歷了什麼？有些事情發生之後已無法挽回，當這個心理落差越強，這件事會在心裡越無法忘懷，這就是圖像的功能。

對許多性侵受害者，這就像是一噩夢。繪本插畫有隻線條與用色極度複雜的跨頁的大怪獸，陳潔皓說他想畫一個噩夢版的愛麗絲夢遊仙境，就是個集合物，就是朵朵在她生活，接觸過所有東西的大集合，這個集合有他喜歡的東西，但每個東西看起來很恐怖，變成很有殺傷力的，這就是噩夢的本質，好像每個東西都認識，但一碰到就充滿了威脅與壓迫感。當你遇到性侵創傷事件，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事情跟可怕的事情是混在一起的，兩者成為一個集合在追著你跑，分不清楚喜愛與厭惡。有很多性侵受害者，復原歷程的困難，在於自己喜愛的東西，怎麼讓一個人惡意扭曲傷害，但那個東西依然是自己喜愛的東西，但是有不好的回憶。所以在這個圖像畫面，來敘述小孩遇到困難的時候，在夢裡面、在現實生活困難的感受。但繪本故事總是希望能在不愉快經驗，把情緒拉起。幸老師很貼心的設計，讓朵朵的媽媽化身為朵朵的寵物—小白兔，如何很快地進入小孩的心理世界，讓朵朵說被性侵的經驗。遭受性侵，未必說的出口。徐思寧說，就算是成人也需要很多方式來敘述自己的經驗，對小朋友來說，可以運用的資源跟方法是有限的，對話的人的選擇更少。這時候父母或老師，透過小孩身邊覺得安穩安全，可以說出感受的方式，這是繪本非常體貼與聰明的作法。

這本繪本沒有年齡限制，繪本應該是不分年齡的文學作品，如果要杜絕性侵，越早跟小孩談越好。應用指導手冊也提供相關 NGO 團體對於兒童性侵的資料，建議家長與教師在與孩子共讀前可以事先閱讀。更重要的，幸佳慧老師在如何使用蝴蝶朵朵文章中提到，事先準備性教育書籍，積極幫助孩子建立身體的自主權，澄清身體界線，以及如何用戲劇方式來練習求助。就像幸佳慧老師所言，在日常生活裡，我們要跟孩子維持相互尊重的互動模式，讓孩子練習當自己身體的主人，這也才能讓孩子發展身體自主權的概念，也是性教育、預防性騷擾性侵害最基礎的工程。♥

註 1：本文依據廣播節目性別平等 Easy Go 訪談《蝴蝶朵朵》繪圖作者陳潔皓、徐思寧（2019.06.02 播出），彙整而成。